

元豐類稿卷第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畱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實廩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閒利

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弈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讒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朴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庖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鍾磬之編

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桀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厯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二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於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

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眾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旣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巽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旣成託予記予與齊巽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巽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禿禿記

秃秃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
畱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
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
尋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
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
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
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
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
收租米趨歸捽挽至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
辨於州不直周氏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

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
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使祝
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卽送匿
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搯其咽不死陳氏從旁引
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秃秃也召役者鄧
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
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
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
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畱
州者皆是惟殺秃秃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

元豐類集
棺服歛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塿爲
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
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
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哉買石刻
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
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
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東幾百
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

客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
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
窮艸樹眾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
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所以
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
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
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
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
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
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

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尙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
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
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
不喜且幸歟而輩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
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四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爲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
昌者故南陵也唐昭宗始以爲縣縣百四十餘年無
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爲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
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至無舍館今治所雖

有屋而痺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
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爲
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
爲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
市區愈以索寞爲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
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爲悉破去竹障而垣
其故基爲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卽門之東北
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旣又自大其治所爲重
門步廊門之上爲樓歛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爲羣
吏之舍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湏各以序爲廳

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於寢廬總爲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於用工總爲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爲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人倍他壤有餘魚蝦竹箨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爲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尙得以爲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

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爲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旣幸得其所難得如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

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

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元豐類集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尙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人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

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以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擴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

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

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之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

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同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

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

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下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需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

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
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
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
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
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
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由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
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羆
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
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
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
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
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
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所
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
序蓋其一二之迹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
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
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爲並以是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
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
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

元豐雜錄
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藜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南軒記

得鄰之第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翬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閒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歆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是非感微記

遠山鑿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
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
伏羲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
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
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
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
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
引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
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
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
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
於善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
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
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
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
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
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
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

之以觀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
衡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岸之屋椽摩棟
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
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
人一日之力及火予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
游而縱夫予心之所樂焉至於今未久也則聞夫山
之窮堂奧殿瓌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
天下蓋瑞新者予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動
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
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
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
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瑞
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
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瑞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
善而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爲之
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鷺湖院佛殿記

慶歷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鷺湖院佛殿成僧紹
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
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

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元豐類彙卷之十七終

元豐類彙卷第十八

記

思政堂記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旣完以固不窘寒暑闕而卽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

一意用其一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旣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兜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耒耨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

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抵窮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知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鈎貨以病民民往往嘖呻而爲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屠圖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

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邪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巖齋宮宿廬庖湑之房布列兩序廡圍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臆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撥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

元豐類集
論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谿尉汪君名邁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旣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旣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尙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闢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復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擒攻取之黨奮則彊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眾雖小然而旗旄鑼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元豐類集
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下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究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立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於榛藜蕪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

艸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
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梳
勁觴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
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
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蕪落樹陰曖曖遊
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
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兩陽明晦變化不同則雖
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
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
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
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
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
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
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
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
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鄰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

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厯忤大嫚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至^{和元}三年尙書

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

元豐類編
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鎗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任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閒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尙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予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

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所法戒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

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所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旣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由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已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

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閩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閩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尙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緝於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

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遣氛
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
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
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
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
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
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
有考以承吾志也予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
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
明於進退之節無畱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
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旨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
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
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予知未能遂其好
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
爲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
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間名其

元豐類集
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厯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芟爲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陝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

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
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
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
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
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
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
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
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

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
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
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
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
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
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
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
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
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
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

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多樸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

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厯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

涓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
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
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
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生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
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
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
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
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

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
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
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
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
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撥兵警備訖於旣息人無
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
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爲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
廢爲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於朝力取於旁
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十萬市木於
真定旣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

其上爲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陝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爲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卽於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箬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爲之記尙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

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鞶曰爲我記之鞶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庸道路回阻眾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閼隘庠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

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隴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

元豐類稿
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元豐類稿卷之十八終

元豐類稿卷第十九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出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鼈菱蒲葭菘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鶯脰湖而今名大厯八年令儲僊舟之所

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
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
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
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
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
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
道二年知州事止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
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
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旣
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
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
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
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
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
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
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
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而
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
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
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

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陘水闕其間而扁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硤於是又爲之益舊總爲硤九爲埭二十二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旣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

雁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爲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厯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爲民之幸不幸豈其細也歟故爲之書尙俾來者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岫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

用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

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

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栢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

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醜而爲渠布道路民

廬官寺無所不至滂滂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爲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爲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人旣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門累石爲兩涯其深八十足廣三十尺中置石撻析爲二門肩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伸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

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爲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門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隰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隰百里立碣壅是水爲渠以灌隰隰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隰以爲縣漢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隄曰故城隄人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隄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隄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

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眾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旣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眾流之細其通塞豈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

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
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
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
碣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
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予爲襄
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予於東門爲予道長渠
之事而諉予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
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
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
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

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
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
爲尙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曾鞏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
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
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
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
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
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

元豐辨類
慕其意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止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

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

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爲已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爲佛殿山門兩廊鐘樓與戒壇總爲屋若干區總費錢二十餘萬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爲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蓋有餘也予嘉其意故爲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爲揚州之野於地志爲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

賦粟輸於京師爲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爲大江江之外爲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爲門東西出其西門旣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予爲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旣撤而易之元侯以予爲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予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皋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襄周公康叔非諸

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於岐作爲宮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爲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其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元豐類纂
徐國公元偃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畱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今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甍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人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爲一都會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

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閒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

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

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

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

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備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

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

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彙卷之十九終

元豐類彙卷第二十

制誥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制試中書舍人
制詔一道

門下錫之列壤顛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之盛典宜兼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孚號具官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彌綸國體申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

百揆攸敘助朕致此時乃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祕殿閱時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旄之寄屬均於台袞極備物之恩榮於戲顯有功尊有德朕於崇獎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尙體眷懷往祇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試中書舍人二道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爲職者也惟禁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待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材譎拔出一時豈稱公選某

純明修潔秉誼不回學有本源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言是用擢於右垣使就茲位今宇內嘉靖朝廷燕閒朕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待爾有當官之效以副予籲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敘

勅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試中書舍人三道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夫民事爲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歎苦之聲有廉恥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

而已朕既擇人付以茲任而尙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眾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於下開導羣情使通於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於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羣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而不敢怠也廉按之臣其體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修潔慈祥仁篤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汙漫苛薄媮僞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

其尙欽承朕言不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制 左選

敕具官某尙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爾以學行材譎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祇厥敘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尙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 右選

勅具官某尙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爲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參厥敘朕方審覈幽明而公

於黜陟尙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陞戶部郎中制左曹

勅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闈
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
稽於信賞可

王陟臣馬坑戶部員外郎制右曹

勅具官某耕歛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郎於省闈
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
稽於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
官得其人固爲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
學行器能策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祇厥服朕方明於
賞勸以待羣吏之成爾尙懋於厥修庶能康朕之事
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
官得其人固爲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
甚精爾以博學多聞冊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祇厥服
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羣吏之成爾尙懋於厥修庶能

三聖類集
康朕之事可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秩甚寵稽於有眾屬爾之能其尙懋於厥功朕方明於賞勸可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爲郎居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之雋良俾佐吾事夫刑期於無刑此朕志也尙思明慎以稱厥官可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宮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隍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尙勤夙夜而能厥官

高遵惠改云副貳之選甚高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以稽羣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尙欽哉以敏來効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勅具官某論功烈定勳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

也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尙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計羣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殿最允而功用與待汝能稱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貳爲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寬齊民而上足經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尙悉其猷爲可

晁端彥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陟明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祿廩賜助之法臺郎典領列於右曹爲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圖爾之勞可

趙合鑠祠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禮莫大於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

所領體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勅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強敏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掇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升階品往祇厥敘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尙篤於所守可

黃實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尙篤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勅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錄考序之政主以列卿不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贊爲重

爾辭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祇厥服夫睦九族以刑萬邦此朕志也爾尙懋於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交脩官守之事往從憲府尙懋爾勞可

王子琦改憲府作卿

鐸張崇翟思邵剛太學博士制

勅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爲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職也其尙欽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爲之爾敏茂爾明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敘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體予獎遇之恩可

刑恕校書郎制

勅具官某典校祕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尙思獎進之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精微之制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

往就茲位其務稱於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茲為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暄光祿卿制

勅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予采爾明習吏事勞閱有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祇飭無曠厥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袞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參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吏治閱試惟舊廷尉之選少卿改云廷用云是用屬汝尚

思明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制

勅具官某傳聲贊道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客位在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諳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祇飭以服朕恩可

廉正臣董誥司農少卿制

勅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往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祇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勅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位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閱試惟舊往共厥服汝惟克諧其體朕恩尙思祇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勅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於在廷俾踐厥職尙其祇飭無忘訓辭可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籍典以郎曹擢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貫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勅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參贊爲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升聽察以情尙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某虞度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廷尙益思於奮勵可

元豐類稿卷之二十終

元豐類稿卷之二十一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禮取其稱故位益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
弼褒命其親得上至於三世求之於禮豈非取其稱
哉具官某曾祖某仁篤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爲積也
厚則其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爲時宗臣百辟是
師王室是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茲惟舊
章是用進爾之階秩在第一尙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勅優禮大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於其三世豈不卽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閒靜專躬蹈純德嬪於盛族壺彝是稱啓祐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定封列於大國光靈不泯尙服朕恩可

祖贄追封魏國公

勅夫下之忠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體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愍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具官某明允純篤德業惟茂義訓不倦彌遠益彰維時聞孫實輔予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於上公俾受國於全魏歿而尙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可

祖母卍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勅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祿在其子孫則褒榮施其祖禰獎功錄善必揆所由所以勸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蹈純行嬪於令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

質厥所原宜有嘉命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
尚綏爾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勅朕敷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祿旣俾集於厥躬
褒大推崇則又施其禰廟所以遂吾大臣欲顯其親
之志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獎近輔之心具官某父
某材通世用行蹈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
子爲國宗臣參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
嘉屏蔽四方漢爲最大受茲封土永裕爾家可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勅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
予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於廊廟名
秩旣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茲惟故事其可易哉
具官某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爲壺羹動應
圖法能教其子爲時宗工股肱朕躬王室是賴褒崇
之典旣啓名城漢爲大邦改進封號尙宜寵渥永祚
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勅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蛇之行河山之德然後
在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爲稱詩於世教所以

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淑茂柔明生於
令族動靜以禮協於經言相予宗臣慎其內行曾不
偕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既受方國特加追寵宜易
新封尙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尙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

制

曾祖類士贈太子少保

勅朕稽於古以正百官惟尙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
司延登哲人俾祗厥敘愍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
崇大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彌
勵流光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予治東朝二
品是用命爾尙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彌重者禮彌盛貴賤之
節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意
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內以宜厥家啓相後
人預蔽國論按圖考地俾定爾封其尙有知服茲寵
號可

祖伸贈太子少傅

勅人本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榮其先至於累世豈

不緣人之情而制爲命數哉具官某祖某內函純明
外蹈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於中臺總國綱轄
善有所自朕惟汝嘉東朝之孤傳位爲寵用賁幽宅
尙其欽承可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勅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
而褒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
博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慎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
孫持國綱要蜀惟爾士以定新封尙其如存膺此茂
渥可

繼祖母朱氏封閩中郡太夫人

勅夫位以德升禮以位敘不失其稱茲爲義榮今吾
崇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內外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
上下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朱氏婉孌冲靜
行孚于家祚爾之孫興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褒封
垂聲贊書尙其不殞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勅吾之大臣由聰明材譎以有爵祿之榮予有命書
愍贈賁其考廟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
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父某忠篤純明德履惟

茂壯謀循政聲列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時予左
轄司國紀綱惟流有源開跡自爾官師之貳名寵秩
尊以告幽扃尙其祗服可

母陳氏追封穎川郡太夫人

勅人子之於其父母莫不有顯揚褒大之心惟任重
秩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祿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
母某氏經德履善宜其家室錫羨流祉在爾後人時
予宗工任國綱轄陪京望郡俾定新封服我命書尙
其不泯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勅朕援用天下之材以爲共政之臣就位之初恩數
禮秩所以尊榮光大之者上施其祖禰而旁及於闈
門蓋任屬之者重則褒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
某妻某氏言容功德柔閒懿恭嬪於令人休有華問
惟時哲輔進秉國成相助之勤爾効彌顯改擇加郡
登崇號名尙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勅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考而不敢
自以爲足故設置講解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
於前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

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茲爲爾守其尙起哉可

蔡卞改講
解作誦說

徐禧給事中制

勅爾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正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考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材進拔典執邦憲茲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尙懍於厥修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勅具官某繕修興造程工督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人位視九卿禮秩甚寵正名之始攷擇惟慎爾以材選往貳厥官尙其祇承以允收拔可

蔡燁河東運判制

勅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爲名然實在於總庶務之予奪察羣吏之能否參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爲能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幽明使人知勸畏茲爲爾守其往懋哉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勅具某官等西南之蠻恃阻且遠跳踉溪谷負誼干

誅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催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尙惟祇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勅提將之符顓制一道使紀律明於士眾忠實紀於朝廷然後爲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任而西伐之卒比有逋亡繼形奏陳皆以疾苦無直繩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迹雖付之制督考驗甚明而既更詔恩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尙自省循茲爲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願更寵典以啓爾封俾錫命書茲爲異數尙惟祇服以稱茂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朕爲保伍之法寓戰陣之教欲使兵與農合庶幾先王之迹夏官之屬實參典領以材擢爾往祇厥序夫能獎誘服田之人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疏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勅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犴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祇選用無懈厥修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勅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爲稱然實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采蓋爾之職非止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惟除苛熄擾可

以使民遂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宜恩德而美風俗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歟以祇朕命可

內殿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勅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閒則常擇用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祇厥服尙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勅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施於閨壺茲惟故事朕敢忘哉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宗藩躬有馴德啓茲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獎近屬之恩尙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勅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祿以愆坐法亦旣再期稽於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祇飭稱此茂恩可

李德明遙郡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
爾忠力武材稱於種落往殲醜類屢以捷聞圖爾之
勞進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等尙書省主事令史制

勅某中臺政本主曹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
爾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羗之猖狂內相賊虐致天之罰爰命
六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
軍賞之行速則眾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尙有
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効可

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勅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蓋巧僞繁
興獄訟滋出贊治之任攷擇維艱以爾爲能俾祗厥
服夫慈惠足以煦養惇弱剛嚴足以帖服奸強然導
民之方尙有可識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
則往助爾長其尙懋哉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制

勅王師西出土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
無不錄况議勞數實有大於此者其於信賞朕敢忘

哉具官某比自臨洮率眾躬將摧殪醜虜恢復故疆
鼓行羌中屢以捷告攷按閩閩朕用寵嘉祕殿榮名
便藩畱務兼是茂渥以獎爾庸其往懋哉益思來効
可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勅惟朕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
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
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
文學選用真誠信實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尙其祇服
以稱朕恩可

李舜舉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先帝功德之殊宜見之方冊故詔擇
儒臣屬之論譔而爾于其官次與有祇事之勤亦旣
書成例當褒錄進升位等其尙欽承可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勅具官某第十六女親在近屬生而懿柔宜開縣甸
之封以榮湯沐之號予惟愔序爾尙欽承可

元豐類彙卷之二十一終